



1984-2022

而今迈步从头越

感怀

十分热爱 无限期许

——访四平日报社原总编辑李文韬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在《四平日报》复刊10000期的重要节点，记者采访了77岁的四平日报社原总编辑李文韬。言谈间，老报人既有对党的无限忠诚，也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既有对社史的深情回忆，也有对故人的深深眷恋，更有对年轻记者的关怀期许，饱含着一位长者的智慧与诤言。

作为《四平日报》复刊的第一批报人，李文韬一直对报社的事业充满了热爱。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几乎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与报社有关系。到报社后，他写的“泰山压顶腰不弯”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并获省一等奖；通讯《驯仙记》获全国都市报好新闻二等奖。撰写的“通讯的细节描写”“写好编评”“幽默新闻探讨”等若干篇论文在《上海记者》、辽宁《记者摇篮》、省新闻研究等刊物上发表。退休前曾历任任省新闻摄影奖评委。

“1984年10月6日复刊后第3期的报纸的通报栏是‘农牧并举 发展小康 依靠科技 实现小康’”，李文韬对这个通报栏的标题印象深刻，他介绍，当时的报纸是每周三期，每期4版，以经济建设为采访重心，最初只有8个记者，且每个稿子都需要手写，所耗时间较多，所以每一期报纸的准备工作都很长。

《四平日报》1984年

10月复刊，前身是《四平报》，从当年的7月份开始，报社第一批工作人员就陆续进驻，“七八个人，四块版面，一腔热情，百废待兴”。李文韬说：“当时报纸以经济建设宣传为重心，农牧业并举，记者们漫山遍野地跑，当时四平所有的水库我都去过，所有的农场我也都去过”。他经常在夜晚的火车上写稿子，火车隆隆而过，那是一代人记忆中的青春岁月。

“报社的发展需要人才”。这是李文韬老总编的肺腑之言，他回忆，当时复刊没几个月，报社领导就着手招聘人才，选定人才程序严格、标准统一，从出题到印刷，主考官都要绝对封闭，正规程度不亚于高考。两年时间，报社连续3次社会化招聘，为后续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李文韬解释说，“对于报社而言，编辑和记者采访，内心要有明确的职业和操守，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敬畏之心，特别是党报党刊，一要维护这份报纸的公信力，二要爱护读者群体，事业要想长长久久、红红火火就要按规矩办事，遵规守矩才能行稳致远。”

在《四平日报》复刊10000期之际，李文韬老总编为报社写下深情的寄语：“新的起点，新的征程，齐心协力，把《四平日报》办得更好！”

老报人的纸短情长

——访四平日报社原编委、高级编辑杨明志
全媒体记者 张宛双

在《四平日报》复刊10000期的重要节点，我专程采访了四平日报社原编委、高级编辑杨明志。

“大家都有一股劲，就是把报纸办好”。一位年过七旬的报业前辈，面对我这个新闻战线的“新兵”，话从报纸筹备复刊之初谈起。“1984年我从当时的水电部四平线路器材厂调到四平日报社，7月7日正式报到，地点在仁兴路（现在的步行街）西侧的四平彩印厂三楼。“当时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但大家都有一股劲，就想把报纸办好。报纸复刊后，我负责的是经济版（二版）新闻编辑工作，稿源不足时还要外出采访，贪黑起早家是家常便饭，从白天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是常有的事。”

“新闻不是无学，而是学无止境”

“新闻人要做终身学习者，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在新闻传播中，比业外人士看得更远、认得更准、想得更深，充分体现党报权威和新闻传播的专业特色……”杨明志说。

从事报业工作27年来，杨明志一直坚持对报纸采编出版业务、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研究探索，先后在《新闻出版报》《新闻学苑》《中国地报》《记者摇篮》《新闻写作》等报刊发表新闻业务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获奖；与人合作

撰写出版发行8本书籍，其中包括《新闻采写·选择的艺术》《新闻编辑学》《新闻散论》等新闻业务专著；曾被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授《新闻传播学导论》《报纸编辑学》。

“党报新闻工作者，责任重大使命不凡”

“党报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身为党报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党的新闻事业奉献光和热。”杨明志认为，工作中，每个人都责任重大，使命不凡。特别是采编人员，既要从微观上准确把握和表现新闻的“点”，又要从宏观上正确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面”，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发表准确鲜明、客观真实的报道，一个字、一个词都不能错。

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如今的《四平日报》复刊出版正在迈过万期里程碑可喜可贺！杨明志说：“我是报纸复刊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更是《四平日报》这块热土上培育出来的光荣的新闻工作者。他抚摸着1984年报纸复刊时首次颁发的《记者证》感慨道：“尽管本人已入垂暮，但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新闻’二字都会如影随形，报人气质早已融入血液，报社的培养之恩将铭刻肺腑终生难忘。”

“绿叶”记忆

于云飞

1984年7月《四平报》复刊，我被一纸调令，由怀德报社调入四平报社，屈指数来到今天已经38年，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在我到职之前，四平报已由四名成员组建了编委会，和我一起一个调令来的还有李文韬、杨晓光等七人，七人中我来得最晚，因为怀德报坚持不放人，弄得我自己也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四平报领导态度坚决，一个月后我来了。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美术，我在怀德报这四年，干的自然也是美术编辑这个活。当年没有微机，没有电脑设计这一说，报纸的整体形象、视觉美观与否，层次高低，除了编辑的版式设计外，美工的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深知四平报调我过来，就是来干活的。因为我来时，报社就我一个美工，和怀德报一样，所有的美编工作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工作量之大，心知肚明。至于活咋干，我也算轻车熟路，做题图，插图不能脱离原稿的叙事情节，如能把住人物的职业、身份、年龄等特征，一般问题不大；做刊头、栏目要精美，图、字要相得益彰。做刊头既要像设计商标那样整洁、规范，又不能像商标那样呆板，缺乏动感，而且字要写得美观、规范，字形要有变化，不能有错别字；特别是做通栏标题，现在微机几分钟就出来了，那时不行，美工得把所有字一个一个地写出来，最后还得手工做出网

地。记得那个年代，为做一个网地，我曾一口气一天没离开椅子，后来弄得看电线杆子都是重影。今天看来其实愚笨得很，但当年，一个地方报纸想把方方面面都做好，确实要付出很大努力。后来去吉林日报社送稿，他们给了我不少现成的网纹纸，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说一篇文章是朵红花，那么题图、插图只能是绿叶。绿叶、小花嫁衣裳，这是当时人们对美工的评价，也是我当年的切身感受。无论是褒是贬，我以为这个评价还是中肯、准确的。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美工们在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为红花的鲜亮夺目而精心地浇灌着。多少年后，每当我回忆起那些做粗手小活儿的往事，仍禁不住自叹当年那种无怨无悔的认真劲。说实话，直到退休后的今天，我一直认为，那个年代美工师的劳作付出，远非人们想象那般简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改变。正如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越来越受重视，视觉感受正在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规律一样，报纸美术也必须在读图时代同步，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让报纸这一媒体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经济发展，这是我们新一代报纸新闻美术工作者的使命。我高兴美工师辛劳作的年代成为过去，我更高兴美工师在新时代新领域有更大的作为。

难忘那个秋

孙竹一

1984年6月22日，中共四平市委决定《四平报》复刊。10月2日，复刊后的第一张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结束了四平党报中断达17年的历史。

当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办报经验，一切都从头开始。于是，在当年8月下旬，我们十几个人在时任四平报社总编辑刘景江的带领下，奔赴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完成一项重要使命——学习办报，并出版复刊《四平报》试刊号。

办报纸，对当时从全市各单位抽调的十几个人来说，除了七八个人真正从事过这个行业外，大多是门外汉；尽管抽调来的人文字水平都不错，也有些是老通讯员，但真正跨进报社的门槛，创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确实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新课题。

稿子是从家里经过初编后带到《江城日报》的，《江城日报》指派经验丰富的总编办主任王守耀亲自为我们设计版样，并给大家讲解划版的基本要领、字号的搭配等一些编辑常识，同时安排我们到编辑部各室对口实习，一切从零开始。在学习的同时，《四平报》试刊号也进入到排版阶段。小样出来后，我们分成四组，人人都是校对员，逐字逐句，边校边

改，从小样到付印，每篇稿子都精心校对十几遍。当带着淡淡墨香的《四平报》拿到我们手中时，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亚于捧着刚刚降生的襁褓中的婴儿一样激动，喜悦和成就感，仍然对那几乎能倒背如流的几十篇稿子细细品味，爱不释手。

在江城的十几天，为了学习工作方便，我们住在离报社较近的一家小招待所，房间简陋，十几个人，每餐不超过二十元钱。没有任何人有怨言和不满情绪，没有任何人提出一点额外要求。五十几岁的刘总编，一个正处级领导干部（当时大家已经知道他身患重病），按资历，按规定理应住得好点，吃得再好一些。然而十几天里，他自始至终和大家吃住在一起。在大家眼里，他俨然是个生产车间的“班组长”，但对那《四平报》上的每篇稿，每个字，他又像生产线上质检员，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提高，当年那些办报人也随时代的进步转换了角色。而办报那段往事，那十几天的清贫生活，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那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治学精神却一直滋润着报社若干年。

万期新征程 逐梦向云端

全媒体记者 冯吉

10000，是期号，也是记号，记录着四平每一次蜕变与成长。2022年9月28日，《四平日报》迎来复刊出版10000期，从一张报纸到一方矩阵，在时光交错中实现媒介迭代，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下“乘风破浪”！

从“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中一步步走来，“数与网”的技术革新，带来了信息传播更深刻的变革。四平日报人紧跟时代浪潮，努力创新探索，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相继搭建和培育了“四平新闻网”“四平日报官方微博”“四平微报”“四平日报APP”“四平微报头条号”“四平日报视频号”“四平日报抖音号”“四平日报快手号”等媒体平台，主流舆论阵地不断壮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切实增强媒体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提高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

从一纸风行到报、网、端相互促进，《四平日报》始终注重服务

需求，把握传播规律，加快推进全媒体深度融合，更好传播党媒主流声音。在媒体融合中从“要我流”转变为“我要做”，无论是彰显党媒使命、壮大主流声音高度，还是从体制搭建、做大做强“新媒体矩阵”角度，融合发展都是媒体自身的需要、发展的必然。正因此，《四平日报》一步步开启从“纸媒到移动端”、从“两报一网一微一端”到“全媒体矩阵”的媒体格局，逐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释放媒体融合带来的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牢占据舆论制高点。

站在新起点、新征程上的四平日报人牢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向全国传递着四平声音，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北纬43度这片沃野黑土，聚焦在四平这座英雄的城市！

那晚，月亮很年轻

高玲

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段难以忘怀的事，有时悄然揭开这记忆的盖子，那一股醇香便喷将出来，醉倒了窖酒的人。然而，揭开记忆的时刻常常是猝不及防的。

是九月初吧，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打来电话，约我写点儿有关《四平报》复刊的往事。于是，电话这端把我拉到了38年前。

1984年，我考取报社后，担任副刊的编辑工作。编辑要负责版面组稿、编辑、成版等一系列工作，如同烹制一道大餐。我要亲自选材，加工，制作，最后要把最可口的美味奉献给读者。而这些都是需要辛勤努力与责任感。

复刊第一张报，四版副刊《英雄城》是我最初编的一块版面。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一篇篇手写的稿件进行编改时，我手掂了，深感自己的稚嫩与文学水平的不足。当我第一次接触那布满小格子的排版纸时，我打怵了，这对于一个不懂美术的我来说简直是无从下手。我不懂得如何使用专业编辑的修改标记，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文字安放在排版纸上。看到我这副茫然的神态，有办报经验的同事们都过来悉心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一篇篇勾勾抹抹的稿件编好了，一张张改了，改了又画的版式设计完成了。每每想起，这种工作中的友谊一直令我珍惜和感激。

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天空

很蓝。我们聚集在那个狭窄的印报车间里，排版师傅们按照我们设计的版样进行施工。进行拣字、刻字、铸字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把一篇篇文章拼出来，打印出“小样”。经过我们逐字逐句校对确定无误后，师傅再把些文章按着版样放入活版中。

我们就是这样守候着，忙碌着。那一刻，我们似乎都在屏着呼吸。

那一刻，我被每个人的全神贯注所感动，这种全神贯注充满了对自己职业投入和迷恋。时至夜深，这张报纸才定稿。当印报机响起时，嗅着所散发的芳香墨气，看着那一张张报纸从机器中输出，我顿时感觉心里有些热，好像有一团燃烧的火焰，一下子燃着我的灵魂。

回家的路上，天际一枚弯弯的新月出来了。

那晚，月亮很年轻。流年似水，滚滚红尘。后来的日子，我亲眼见证并奉献了《四平报》的发展与变迁。后来的日子，我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

我想无论怎样，经历便是财富。尤其是那种惟一的、心动的、深刻的并充满意味的经历。

在纪念《四平日报》出版发行10000期之际，我把自己的这段经历付诸文字，不求精彩，只求再现。此时，窗外花开月正圆。

谨记真实与准确

——难忘的一次从业经历

杨超

1984年10月2日，是经中共四平市委批准复刊的《四平报》正式发刊第一期报纸的日子。我有幸成为这个四平人民政治生活大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为了这张与四平人民久违了的报纸能够以全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全体编采人员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时大家的心态基本都是相同的。因为报社成立之初，编采部门的组成人员来自各个行业，如果说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也不为过。

由于入职时间短，大家也来不及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和技巧手法，只能按照报社领导的要求，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了。我当时所在的编辑部主任是来自市文化局的李伟，他对我们采写稿件的要求就是：五个“w”一个不能少，要牢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采访时，新闻事实要准确无误，新闻稿件千万不能有任何纰漏。

对于李伟主任“不能有纰漏”一说，我最初并不以为然，可接下来我为报纸采写的第一篇稿子真就差一点出了大批漏。那是编辑部派我去铁西区平西乡采访该乡六社社员吕某善因家遭火灾后，得到该乡党委领导

及乡政府机关干部和邻里乡亲捐款捐助救助的事情。并指定此稿在第一期《四平报》上刊出。接受任务后，我立刻赶往平西乡采访，由于已经是事后，无法看到当时的具体场景，便由乡里一名经历了事情全过程的通信员向我做了介绍，并采访了副乡长王绍忠和当事人吕某善。之后回到报社赶写了题为《虽遭无情火 幸遇有情人》的通讯交给了编辑部。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恰巧碰见了采访过的王绍忠副乡长，我便从提包里拿出稿件的草稿给他看，当王副乡长看到其中“吕某善与老伴华某两人拉着乡领导的手不停的表示感谢”这句话时，不禁哈哈大笑的对我说：“杨记者，你整错了，华某是老吕的儿媳妇，他老伴姓丁啊。”听了王副乡长的话，我当时简直无地自容，二话没说，掉头骑车就往报社赶，找到夜班编辑室的值班编辑，及时将张冠李戴的地方予以了纠正。

这个批漏虽然最终没有铸成大错，但还是令我内疚和后怕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让我深刻的领悟到了真实与准确对于新闻的重要性，也便成为我日后三十多年新闻从业生涯时刻遵循的原则。

复刊出版万期有感

全媒体记者 郭洪涛

去年的某个晚上，在做第二天的报纸的时候，部室几个人关注到了一版的期号，盘算着一万期的到来。不经意间，这个日子到了。各级领导、兄弟报社、老报人纷纷致贺，让这一天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走过一万期，《四平日报》用了38年，从周二刊到日报，从小报到日报，从黑白到彩色，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四版到八版，从“瘦身”到“宽体”，再到媒体融合，一代代报人将青春汗水和智慧交付于此，它陪伴我走过了31年。

刚开始写稿子的时候如履薄冰，编辑跟我说稿子时脸红心跳，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第一个新闻稿《临时爸爸》、第一篇散文《思念伴双亲》、第一个言论稿《四平人更文明了》、第一个系列报道《百里私访看负担》化为铅字，见诸报端。前辈的传帮带让我有了信心，他们的善意鼓励让我常怀敬畏。

那时的报人没有先进的工具，笔（画笔）、稿纸、字典、格尺、相

机（暗房）、自行车是他们的标配。和现在相比，那时写稿、排版效率低、差错率高。但是，一些反响好、影响大的稿件、栏目、图片还是得到相关领导和市民的肯定。那时的报人还有人艳羨，那时的报人喜欢编段子、讲故事，那时的报人辛苦并快乐着。

那时的报社彻夜灯火，采、编、审、划版后，拣字、排版、校对、制版、印刷、投递，每一个时段都有报人在岗。他们会为一个字词句争得面红耳赤，会为一次失误懊恼不已，会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心生暗喜。那时的报人扶掖且古板。

那时的报纸看的人多，“管”的人也多。编辑经常接到挑错电话，字词句章都有涉及。读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那时的报人心存敬畏。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31年，我承继了很多，也丢失了很多；提高了不少，也落后了一截。唯延续而说，我抓住了接力棒；就传承而论，我还任重道远！